2 V
K252
L663

濟南先生文粹卷三

明　公安袁祈年校閱

書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某聞古之名臣所以下蒭蕘者非以匹夫之論必賢於已而廣聽泛謀欲取其智以益已之智若乃用其智而果有功乃已之功也古之志士遇事感慨未能自試其才然時與事會憤不忍失必諷諸在位願行其說若乃行其說而伸其志乃已之志

也夫士之先達固可自賢復能不遺微賤取其智以爲已之功士之未達身雖困窮復能不以微賤自鄙微賢公卿以行其志非惟世無失時之事事無可悔之策然其人之材識志意亦可槩見某游執事之門有年矣雖碌碌不足比數然不自揆量常以國士自居而亦欲以國士上報異時執事拜諫大夫固嘗貢言欲補萬一自拜宗伯常欲復以愚意思未有以發日者獲侍尊俎竊聽論將置廣文館生之說退而思之欲擬作一議而又不敢輒陳管見以訂其論夫朝廷崇忠信之心惡誕謾之俗以三歲秋賦四方游士客於京師僞爲僑寓之籍以誑有司者無慮數千務有以制之甚善甚善然國朝著令厲禁素密姦生詐起必朋比相容共爲詆欺故欲嚴地著之法則地著無耻之人爲容姦之地蓋有以百畝之田畝爲一戶戶爲一姓彼姓氏皆可通用符劵皆能合式人人用之無不可者有司無得而詰也則地著之僞不可除矣欲嚴玄保之法則彼冐戶之士自爲朋儔更相蒙蔽初

未始有一日之雅而乃相保平生之行非惟戶籍之不明言行之弗審雖易姓匿喪通囚間諜亦無自而知彼結保之數合或有司無得而詰也則玄保之僞不可除矣而又況天府試期比諸路爲晚彼無耻之士或易數名治數經州試畢而復試於天府已試於前場而復試於後場非惟自詭其名而冒喪代人者且士人應舉覓官將以事君而於試藝之初已誕謾如此欺有司乃欺君也欺人乃欺已也將安用之然欲廢開封貢士本額惟置廣文館生使各用本貫眞戶秋賦之年前期先試以補三千五百人俾就秋試其解額十一取之其意誠善矣獨不念開封雖僞戶之士衆然畿內地著眞貫之士亦無慮數百今也勿以嘗舍之地當優之以爲郡國之表直以亦爲一郡彼諸道列郡猶且貢士而開封獨不然於義未安或曰朝廷既建太學彼解額最優奈何不以歲月居之以應其格乎借不能居太學而今也又置館生汝則不預尚奚卹哉四方之士廢祀與養至京師復多假厚貲

可久居太學者或寡矣今雖設館生凡未補者非學試不中程則居學未滿歲者也抑亦或以事而靡及或以病而弗堪或喪期之未終或米鹽之無暇或不及一時之補或雖補而偶失而乃使弗就秋賦若在可閔某以謂君子制法當俾變通可推不謬於一曲則隨事制宜雖久不弊若夫更張前制必觀其甚弊之處而改作之無但苟易其文不究其實必當使自我亦至於無弊也已夫僞戶之士非喜於冒憲而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貲用止以本貫解額太寡故裹糧負笈雲集京師徼幸於一得而已若也置廣文館生雖曰使之眞用本籍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術名苟易爾又況遂廢開封之額非允於衆論也歟某之意以謂莫若平天下之解額使遠方之士自不爲禍之爲念天下解額既平雖日撻而使之爲僞戶亦不可得何哉今夫江浙閩蜀舉人極多而解額極少至有百分取一者矣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諸路舉人或多或少然解名例爲最優故十取二三者有

之十取四五者有之十取六七者有之至於解名有餘舉人不足者亦有之若乃通天下解名會計而總準之約爲中制二十取一乃平無間天府無間五路通天下皆用此例然則孰有不均者乎然則遠方之士曰二十取一天下通法也自開封達於四方一也尚何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貲用以爲開封僞戶者乎行將使士風丕變安居井疆養生送死謹身愼行蘄鄉里稱爲善人矣是亦教化之本也或曰國朝以來最優五路一旦解名率與諸路均可乎曰惡是何言也而以謂河東河北與夫陝西所以優之者以近邊圉歟京東西所以優之者以近王畿歟夫五路諸路之士皆王土五路諸路之民皆王臣匪無偏無黨而有優有抑非王道之平也以邊圉王畿而優之愛人以姑息也或曰國朝以五路之士文不勝質故進之以諸路之士質不勝文故退之於五路當於短中求長於諸路當於長中求短吁是亦待五路之淺且五路諸科之額甚衆自諸科銷併改爲進士之額

已不加少諸路諸科之額素少而進士之額不增故不加多至於禮部亦各用其路所貢之士計其分數以取之以是五路之士得官爲多天下之士應舉之法同而取數之法有異獨優五路無乃不可乎今誠能平其解額而禮部二十取一之數亦如之則王道之平也雖久不弊也愛人以德而非姑息也或曰子之說誠善矣然亦有可欺乎曰不過妄引稚儒張爲虛數以給於有司而已今俾天下之士塤著爲學而安處於鄉不爲誕謾而務爲忠信雖張虛數其亦可與其進矣伏惟執事以道德文行弼亮人主方且朝夕納誨欲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故有猷有爲必以忠信爲主而又職當禮教位兼師儒凡厥士類莫不延頸企踵以須風化之厚今其所有天下當均晉爲心則天下之美歸之夫科舉之弊其已久矣實有待於執事之更張歟時不可失惟執事不以人廢言姑考其說或有補焉嗚呼此非嘗試之論也

答趙士彝德茂宣義宏詞書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利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非之用者志也克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

溫厚爾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脉絡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橫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克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强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狸猥近不離塵垢此市

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誇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押闔從横之人其言辨以私刻核技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王通論鮑昭江淹等之文各見其性行之所長可謂知言矣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然後可以爲大夫故訓詩典册書詔赦令文賦詩騷箴誡贊頌樂章玉諜露布羽檄疏議表牋碑銘謚誄各緣事類以別其目各尚體要以稱其實如彼玉工珪璋璧琮珮玦珌琥追琢之工皆有制度其方圓曲直則各中其用也如彼梓人棟桷桓楹榱椽桷

粢稅樸斲之工皆有繩墨小大長短則各中其用也若乃或混淪而無辨或散漫而無紀或錯亂而無序或晦暗而不顯雖曰謂之文亦不足觀也已德茂學問克富其積力久淵源汪洋根幹碩大發爲文章蓋其波瀾枝葉實爲餘事然既已能文而學文不已必欲離羣拔俗遠追古之作者方駕並驅則宜取宏詞所誡之人種種區別各以其目而明其體研精玩習寤寐食息必念於是造次顛沛必念於是則將超然懸解躐等頓造徑至妙處一日萬里如是則一代文儒之宗捨德茂其何人哉主上紹休聖緒厲精治道方將追迹三王指揮四夷紉書汗簡紀述先烈泥金簡玉井中名山其潤色鴻業形容太平大著作大號令職皆在於詞臣德茂其勉之哉使後來賞音之士論一時之文人以謂何人之文但如孤峰絕岸何人之文但如濃雲震雷何人之文如輕縑素練而窘邊幅何人之文如豐肌膩理而乏風骨獨吾德茂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則德茂之文信乎顯於當年與後